

贾立群:24小时待命的超声科大夫

丁思月

他是患儿家长心中的“B超神探”，在B超机器前一干就是30多年。每当被问起他的“火眼金睛”是如何练就的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名誉主任贾立群总是说，“始终坚守一名医师对生命的敬畏。我的闪失可能是1%，但是对孩子、对家庭来说就是100%。所以我必须对每个孩子都认真负责，尽我最大的能力为他们减少痛苦，作出准确的判断。”

“贾立群B超”

贾立群在大学读的是儿科，毕业之初却被分到了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去的放射科。当时，他心里也曾有顾虑，但带教老师对他说：“你可别小瞧这放射科大夫，本事大，本事小，全凭一双眼。练出来了，病人得福，练不出来，病人跟着你一块儿遭殃。”从那时起，贾立群便立志要练出一双火眼金睛，一定不能因为他的疏漏，耽误了病人。

1988年，医院购置了第一台B超机，贾立群被抽调去组建B超室。当时，儿科B超在国内几乎是空白。“儿童医院的B超从我用起，没有现成经验，也不能照搬成人综合医院的一套，许多儿童疾病在国内外资料上都找不到答案，只有边实践边琢磨。”他通过在工作中反复试验，发现高频探头应用于儿童腹部，不但图像清晰，而且能发现微小病变，特别是在儿童急腹症、消化道、泌尿系及肿瘤定性方面有较高的诊断符合率。

精研细琢半辈子，贾立群的超声诊断技术早已炉火纯青，但他仍不敢有半点懈怠。有时，为了一个问题，一连几夜埋在文献里，直至找到答案。

一次做完B超后，家长心存疑虑地问，“大夫，您做的是‘贾立群B超’吗？”贾立群笑着说，“这台机器加上我就可以叫‘贾立群B超’了。”随着一张张B超单的开出，“贾立群B超”逐渐为人熟知，成为儿童超声领域的“金字招牌”。

有一次，贾立群接诊了一个来自甘肃的8岁女孩，她肚子断断续续疼了6年，在当地两次开刀都没有找到病因，孩子非常痛苦，家长一筹莫展。

贾立群在给孩子做B超检查时发现她的肠子上有一个黄豆大小的囊肿，于是迅速确定这就是腹痛的原因。

可进行手术时，外科大夫急急忙忙给他打来电话：腹腔打开了，怎么什么也找不到？他迅速赶到手术室，将消过毒的B超探头经切口直接放入患者腹腔内仔细查找，发现小囊肿的位置在胰头后面，被胰头包着。外科大夫为难地说，“难度太大了。万一损伤了胰腺、碰了胰管会形成胰瘘，太危险。”贾立群凭着多年的经验，用超声引导外科医生一点儿一点儿地用手术刀划向深层组织，半小时、一小时、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刀尖终于碰到了囊壁——手术成功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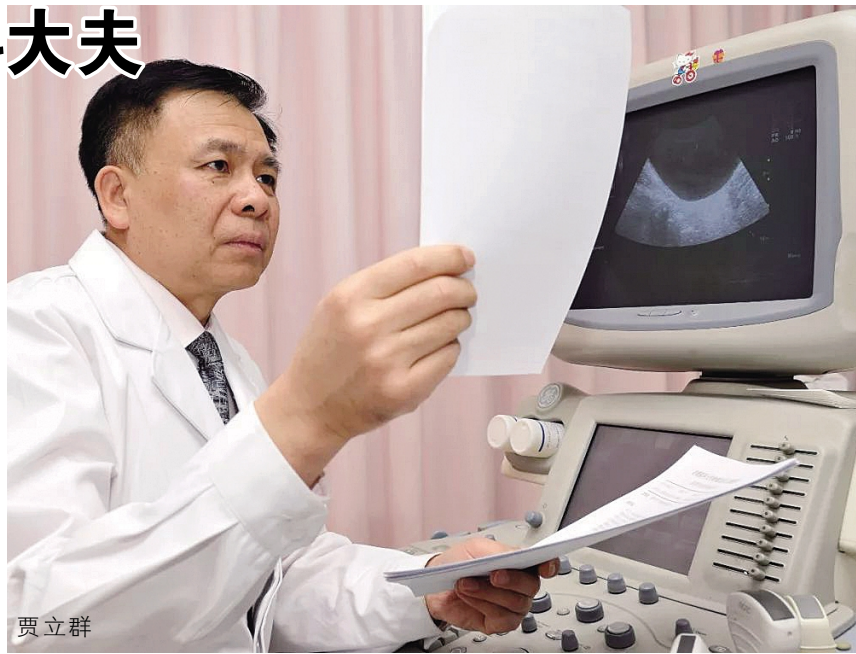
孩子的父亲对主刀大夫表示感谢，主刀大夫说：“你还是感谢B超神探贾立群吧。”此后，“B超神探”便成了家长们的口头禅了。

24小时待命的“缝兜大夫”

在北京，通勤时间短是件幸福的事，而贾立群一家一直“蜗居”在与北京儿童医院一墙之隔的一套40多平方米的职工宿舍里，步行几分钟便能到医院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换房，他回答道，“我怕住远了，出急诊赶不回来。”他对病人许下了“24小时服务、随叫随到”的承诺，最常说的是，“只要你们能等，不管多晚我都给你们做”。

一个休息日，贾立群正在理发，突然接到医院的急诊电话，刚理了左半边的他马上让理发师停下来，顶着“阴阳头”赶往医院。他记得，最多的一天夜里曾被叫起来19次。晚上经常是刚躺下，电话铃就响了。妻子心疼地说，“你这一宿啊，净做仰卧起坐了。”

一天夜里，贾立群接诊了一个急症患儿，来不及解释，抱起孩子就往急救室冲。“孩子严重血性腹水，必须马上抢救！”放下孩子，他转身去拦患儿家长，对方一头雾水，非要抢回孩子。此时，孩子已经昏迷。腹部一打开，肚里全是血。主刀大夫感慨道，“再晚一会儿，孩子就没命了。”当他正要回B超室时，这位家长再次抓住他的胳膊



贾立群

说：“贾主任，刚才忘跟您说谢谢了，这点钱您买水喝吧。”家长边说边往他的兜里塞钱，却怎么也塞不进去。原来，多年来，患儿家长为表谢意总想给贾立群红包，他一次次谢绝。有家长硬往贾立群的兜里塞，来回撕扯，白大褂的两个兜全给撕扯下来，最后他索性全撕下来。同事见了问，“主任，您这白大褂怎么没兜？像厨房大师傅。”贾立群一想，兜全撕掉不好看，干脆就把白大褂的兜口缝死。家长感慨地说，“还真是第一次见您这样的缝兜大夫。”“缝兜大夫”从此便在患者之间传开了。

从个人到“贾立群B超”团队

20世纪80年代末，儿童超声领域，酷似一片荒原，“一路走来，最难的是没有人在前面带路”。贾立群靠自己一点点的钻研学习、反复实践，撑起了一片天。科室走上正轨后，他一边工作，一边带徒，“再忙也要抽点时间，把积累的经验教给更多的人”。

王晓曼就是贾立群一手带出来的高徒，在她眼中，标杆立在那里，就是一种无声的教育。“贾主任看片特别细致，站远处看，站近处看，拿在手里看，插在灯箱上看，这份严谨深深影响了我。”王晓曼说，每次遇到疑难情况，贾主任都会耐心解答，还经常打糖葫芦的比喻——瘤子就像糖葫芦，里面的棍子就是血管，手术就是要把外面的糖葫芦切掉，但要把棍子保住。

朝夕相处，耳濡目染，王晓曼的超声诊断水平迅速提升，很快成为贾立群的得力助手。

美国费城儿童医院以儿科影像诊断

水平高闻名，当年，贾立群安排王晓曼去进修。对方的超声诊断未见多强，倒是王晓曼带去的B超图像让美国同行兴奋不已。结果，她受邀介绍起北京儿童医院的超声诊断技术。“我们科室每天要看600多个患儿，一天顶他们半个多月做的，各种各样的病例比他们见得多了。”王晓曼信心满满地说。

刚接触B超时，遇到复杂病例，王晓曼会找贾立群会诊。如果确认没问题，贾立群会让她自己署名；容易出现偏差的，贾立群会把自己的名字也加上。“可以出彩的让你去出彩，有风险的就一起承担。”王晓曼感激地说，“慢慢地，自己的名气也打开了，找我做B超的人越来越多。”

园丁多用心，此处树成荫。如今，北京儿童医院超声团队已是一支劲旅。“现在，很多年轻人能独当一面，有人已经超过我的水平，以前是‘贾立群B超’一枝独秀，现在很多人预约‘王晓曼B超’‘辛悦B超’等，花开满园啦！”贾立群言语中满是自豪。

“贾立群B超”还被带到了雪域高原。2019年7月，该院超声科大夫崔晏春成为北京市第五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的一员。临行前，她跟前来送行的贾立群说，“请主任放心，我一定不辱使命，把咱的‘贾立群B超’带到西藏！”在崔晏春的努力下，藏区实现了梅克尔憩室、小肠闭锁、巨结肠等首例超声确诊。在贾立群的指导下，北京儿童医院援建的“西藏拉萨儿童超声培训基地”正式挂牌，“贾立群B超”在西藏扎根。

把梦想当信念，把工作当事业，把患者当亲人，把付出当快乐。这，就是“贾立群B超”团队前进的动力。